V.2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六

河南　吳仁傑　撰

史書令史

藝文志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刊誤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令有書令史仁傑曰史書大篆也太史籀所作以志考之蓋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而分隷尚書及御史也按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卿奏事故下文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則所謂史書令史者正以其通知六體書故以補此吏員耳百官表於尚書御

史不載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曹有令史三人主書御史中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書令史卽主書及掌奏者是已故通典引漢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葢當時奏牘皆當用史書嚴延年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貢禹傳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又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剡奏也令史專以史書爲職恐不可爲二名

易之嗛嗛

合於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師古曰嗛字與謙同刊誤曰嗛若與謙同何爲作兩字仁傑按易謙卦初六爻子夏傳作嗛嗛君子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韋昭曰嗛嗛猶小小也疑卦名與鳴謙勞謙撝謙皆當從言從兼而初六嗛嗛則當從口字書謙敬也歉通作嗛不足貌則嗛嗛蓋自視欿然之意子夏傳作嗛嗛本止於初六一爻耳今卦中他字盡作嗛則傳者失

之商銘作嗛嗛而賈氏本作謙此又因易誤文而遷就其說者也意孟堅所見易本爲得其眞古文尚書滿招損嗛得益亦與今文不同國語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韋昭注驕爲滿恭爲嗛舊音嗛口玷切又音謙朱莒公謂說文作歉食不滿也作謙非前輩于嗛謙之辨嚴矣

將尉

陳勝傳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爲將尉張守節曰尉爲將也仁傑按左傳鬬閭傷將

指正義云謂大指爲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於時有兩尉故以其大者爲將尉猶以大指爲將指也晉語祁奚爲軍尉謂之元尉亦以有佐尉故爾將與元皆訓大

血食

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乃絶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史記本語王莽敗乃絶者班固之辭史通云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乃具載遷文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乎仁傑按高帝詔楚隱王

亡後其與守冢十家則勝固亡後矣世家初不著子孫兩字不知劉知幾何以言之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事正類此蓋使之尸而祝之耳顏注郊祀志至今血食云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宋景文公作高朕贊云與文偶祠血食千古此為得遷固遺意蓋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知幾工於掊擊古人顧有此誤所不可曉

蒲將軍一

項籍傳英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史記索隱謂黥布起於江湖之間服說以為起蒲非也

韋昭云蒲姓也仁傑曰蒲將軍陳武也蒲者其封國如陳賀費侯而目之爲費將軍蓋舉其封國耳非姓也楚漢春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柴將軍在皇帝後史記取之而漢書不取西京雜記遂云孔費皆假爲名舒王淮陰侯詩云但以怯名終得羽誰爲孔費兩將軍用雜記語也其實孔將軍爲孔藂費將軍爲陳賀柴將軍即武也故史記書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而漢書作陳武

蒲將軍二

陳武侯狀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仁傑按武無本傳而蒲將軍事頗與此相應起薛云者謂蒲將軍將兵屬項梁起薛也史載羽遣蒲將軍救鉅鹿而不言其救東阿按章邯圍東阿在蒲將軍以兵屬梁之後豈武實嘗別將兵往救東阿而史失載其事歟不然卽表誤書鉅鹿爲東阿耳史又載羽遣蒲將軍再破章邯軍羽遂入至戲西則表所謂至霸上者也觀此則蒲將軍爲陳武無疑

五領

張耳傳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輿地志五領謂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嶺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服虔則曰山領有五因以爲名一說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盡於海仁傑按淮南書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脩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領者此也按漢志鐔城縣屬武陵郡南壄縣餘干縣並屬豫章郡九疑屬零陵而番禺屬南海云

趙相國

盧綰傳陳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刊誤曰趙當爲代仁傑按淮陰侯傳豨爲代相監邊高紀豨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葢七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爲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豨爲代相九年徙如意王趙而豨就遷趙相國則豨爲代相在七年爲趙相國在九年歲月可考葢未嘗爲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豨以趙相國反而紀於十年九月書豨反時爲代相國此紀誤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豨爲相

國而不著其爲趙若代疑偶脫一字方稱爲趙相國而周昌于時又爲趙相者按漢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爲丞相行相事而稱自爲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故稱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

八佾

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師古曰八人一佾後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十六人服應曰卽古二羽也仁傑按魯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纔十六人其衆舞于季氏則用六十四人孔子曰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于是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爲蓋已有無君之心矣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其得聖人之微意歟杜征南以用六爲三十六人傅氏非之曰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成列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則八人一佾爲是左傳正義曰季氏祭與禘同日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淮南書亦云禱于襄廟舞者二人按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

當作八傳文誤也孔子指言季平子今論語解作威子
亦非是

得獸

蕭何傳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史記作得走獸仁傑按上
文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
謂其追而殺之耳云得走獸則乖本指矣王仲任亦云
高祖行封先及蕭何蕭何安坐樊酈馳走是也韓非書
曰救火者挈壺而走則一人之用操鞭箠指揮而趣使
人則制萬夫救火之說猶獵之說則挈壺而走猶走得

獸者也其功之相絕豈不相十百哉明蕭何之功非羣
臣之所能及也

頤指

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
刊誤曰頤指兩事仁傑按陳勝傳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謂手指目視之此固爲兩事若頤指則如貢禹所云家
富勢足目指氣使耳師古謂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然則頤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間李
父頤指麾用此

亡何

袁盎傳曰飲亡何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仁傑按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何之域顏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曰飲毋苛按王莽傳掖門僕射苛問又亭長苛之古苛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其他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盎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爲正

姑姊子

汲黯傳黯姊子司馬安史記作姑姊子仁傑曰史記之文是也爾雅釋親云父之姊妹爲姑樊光引春秋傳姑姊妹爲証左傳正義曰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葢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入火取其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司馬安之於汲黯自史記言之則爲姑之子於黯爲內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爲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刪

子姓

田蚡傳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

生仁傑按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康成
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又禮記子姓之
冠孔穎達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然則姓之爲言孫也
麟趾之詩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其親
疎先後自有次第顏說以姓爲子固失之至毛公不知
公姓之爲公孫乃以爲同姓而翻謂公族爲同祖其舛
刺又甚矣

角

董仲舒傳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

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仁傑按顏注本出淮南書所云戴角者無上齒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按行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蓋古謂咮爲角也獸有齒而鳥有咮鳥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互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與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辭意正等鄭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蓋不悟角即咮也又云不思物變而推其類似是謂雀無角而鼠則有牙舒王

解亦曰謂雀穿屋以角而雀實無角其誣易見謂鼠穿墉以牙而鼠實有牙其誣難知蓋承用鄭說學者疑焉大戴禮亦言戴角者無上齒又云有角者無前齒有羽者無後齒則又與顏注小異太元掜云嘖以牙者童其角言如平九日無餘分也蓋祖仲舒之意

丹水

司馬相如傳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注謂西至于豳爲西極紫淵在穀羅縣蒼梧在交州丹水出上洛仁傑按注指丹水爲洪農丹水縣其地之相

去與蒼梧西極紫淵不類且天子以四海爲境八藪爲囿亡是公方侈而張之顧肎近取三輔而止哉按山海經南有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甘泉賦亦云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二賦皆指丹穴之水言之以其在長安極南之境故也

蒼梧

左蒼梧師古曰蒼梧屬交州在長安東南仁傑按檀弓言舜葬于蒼梧之野注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按山海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注今

在東海朐縣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崔季珪敘述初賦云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輿地廣記云郁州山一名蒼梧不知相如果用此事否不然當作蒼海如甘泉賦所用乃當

曼姬

鄭女曼姬刊誤曰曼鄧姓也姬亦婦人通稱爾仁傑曰姬與曼皆姓也古者婦人必稱姓繇漢以來始以氏行外戚傳於后妃夫人法當以姓挈氏如春秋所書而但書張皇后李夫人趙倢伃史良娣而已尢無謂者乃以

姬爲婦人美稱不問何姓皆稱曰姬戚姬薄姬之類是已況言之則曰美姬幸姬他姬諸姬是徒見陳風有彼美淑姬之言不知陳爲嬀姓之國其詩所指齊姜宋子淑姬皆異姓也徒見齊侯夫人及內嬖有王姬蔡姬衛姬少衛姬密姬而不知周蔡衛密皆姬姓也此誤由來蓋久漢人多不悟者此賦當曰鄧曼鄭姬如此乃不礙理

孫衛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

子叔衞公者大將軍衞青也仁傑曰此兩人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云青琴處妃之徒色授神予心愉于側又豈當時眞有此耶按孫叔卽楚詞所謂驥躊躇于弊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衞公卽國語所謂衞莊公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校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二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古人此類甚多不可徧舉至長楊賦云廼命票衞此則指言青去病也

騶虞一

囿騶虞之珍摹刊誤曰此言騶虞可致于囿中歐陽公曰賈誼謂騶者文王之囿名虞司獸也仁傑按韓魯詩傳曰梁騶者天子之田也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生所云葢本于此記禮者亦云騶虞樂官備鄭康成注周官王奏騶虞云騶虞聖獸疏引山海經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考山海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尾長于身名曰騶吾此獸與騶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吾而伏生書大傳乃云於林氏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康成因曰虞葢騶虞而郭璞於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者

誤也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六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七

河南 吳仁傑 撰

騶虞二

封禪文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刊誤曰如長卿所云元狩以前皆嘗有此瑞史不徧記何也仁傑按長卿言符瑞大都不過三事序與頌互見其文序云囿騶虞頌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序云犧雙觡共抵之獸頌則曰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序云招翠黃乘龍於沼頌則曰宛宛黃龍服虔謂麟指武帝獲白麟事是在元狩元年孟

康謂乘龍指余吾水中神馬事是在三年獨騶虞一事無所考見故刊誤疑元狩以前當有此瑞然非史不盡記是于褚先生補傳有之按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若麋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長卿所指豈謂是乎山海經曰騶吾爲珍獸故長卿有騶虞珍羣之語其頌曰昔聞其聲今眡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証茲以其出于建章宮後莫知其所從來故也顏注上文亦云騶虞自擾而充苑囿但不悟其爲騶牙且曼倩言遠方當來歸義後一歲昆邪王果降

按昆邪降在元狩之二年則騶牙之出當是初元也

騶虞三

建章之獸長卿從大傳謂之騶虞而曼倩從山海經謂之騶牙仁傑按山海經本先秦古書而大傳乃是景帝世伏生所傳虞者吾聲之轉而吾有牙音然則字當從山海經而音從曼倩可也索隱謂朔言騶牙以意自立名此論恐不然郭注引周書英林酋耳酋耳者騶吾之異稱周書言食虎豹而毛公謂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者葢毛公欲傅會仁如騶虞之說故爾又言有至信之

德則應之山海經無是說也但云乘之日行千里耳長
卿與毛公同時前言騶虞下云欽哉符瑞臻茲疑得之
毛公之徒

鷫一

鴻鷫鵠鴇鴽鵝屬玉郭璞曰鷫鷞也仁傑按馬融解
肅爽云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高誘亦曰鷫鷞綠
身其形似鴈則知鷫鷞鴈醜而綠羽者耳西京賦直以
爲鴈云鷫鷞鴰鴇鴽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
衡陽北棲鴈門是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服鷫鷞

裘市酒蓋用水鳥綠羽爲飾如鷸冠之比

鷫二

淮南書射釣鷫鷞之謂樂注以爲似鴈得之矣復云鳳之別名山谷詩鷫鷞作裘初服在任淵注西方神鳥也仁傑按師曠禽經白鳳謂之鷫說文謂鷫鷞爲西方神鳥者以其爲鳳而白得西方之色故與南方焦明之屬竝言之蓋希世之瑞不常有者也彼方過崑崙飲砥柱濯弱水宿丹穴翺翔乎四海之外是安肎與駕鵝屬玉同波以供射釣之樂又烏能得其羽以製裘乎蓋水鳥

與白鳳其名偶同長卿淮南山谷所云皆不當用白鳳
爲釋

太史公一

司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
父故謂之公仁傑按遷自序云談爲太史公謂尊其父
可也下文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
爲令而自尊曰公者哉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爲公
漢書音義曰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
史記有柘公畱公索隱曰柘縣畱縣令也故曹參爲戚

令稱戚公夏侯嬰爲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談繇太史丞爲太師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爲令耳其稱公者如柘留戚滕之比非尊其父而然

太史公二

韋昭曰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爲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仁傑按顏延之言有三公之公田舍公之公家公之公三公如周召固易見所謂田舍公者以其高年耳吳志

云程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是也所謂家公者賈誼云與公併倨是也韋昭謂楊惲以外孫稱遷爲公則是家公之公虞喜以爲主天官者皆上公則是三公之公然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此豈官屬與外孫尊之耶

太史公三

文選載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五臣注太史公遷之父仁傑謂使談見爲太史而遷與人書如此可也按遷被刑之後乃有此書是時談死久矣安得以父故

官爲稱耶則知所謂太史公者子長自謂也本傳載報書時爲中書令顧稱太史者疑正爲太史令而中書特其兼官故但稱本所居官耳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意以太史公爲談自稱

按遷此書言僕之先人又可爲先代賢人耶

太史公四

本傳載子長書自少卿足下始文選又冠以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凡十二字仁傑曰此猶劉向上書而漢紀言其自稱草莽臣蓊得其本文如此五臣注走

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按牛當作先字之誤也淮南書曰越王句踐親執戈爲吳王先馬走國語亦云句踐親爲夫差前馬周官太僕王出入則前驅注如今導引也子長自謂先馬走者言以史官中書令在導引之列耳故又云幸得奏薄技出入周衞之中百官表有太子先馬葢亦前驅之稱或作洗馬循誤至此

太史公五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衞

宏所說多不實刊誤曰周制外史其位上士在諸侯之卿上故云太史在丞相上仁傑按張蒼傳蒼爲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也按秦柱下御史本周制老子嘗爲守藏史一曰柱下史葢即藏室之柱下以爲官名晉志極東有星曰柱下史以爲古左右史象此然則漢太史令之職在周爲守藏史在秦爲柱下史其官稱異而職掌則同故漢儀注以天下計書爲太史職掌然以爲先上太史而副上丞相者按子長爲太史兼中書令在禁中主四方文書其曰先上太史公者葢

所上文書必先由太史檢校然後奏之天子非上太史也觀此則丞相所上止副封法自應爾其事本如此而衛宏不能詳言之故晉灼不以爲然宋景文公筆記亦曰遷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按張蒼以秦時柱史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以蒼領郡國上計夫算律歷領計書皆太史之任也當漢之初未有史官蒼豈以此時兼行太史事耶是時蒼以列侯居相府故宏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亦自有所本但施于張蒼則可爾

麟止

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猶春秋止獲麟師古曰晏說是也仁傑按子長自序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以爲職當載明天子功臣賢大夫之德業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蓋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爲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于麟止者此也張晏乃謂遷以獲麟爲述事之端按獲白麟在元狩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

獲白麟之歲未爲史官也安得以爲述事之端師古獨是晏說失之矣又云遷序事盡太初按太初盡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遺此何耶葢不究子長自序之文故麟止之說前後失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實

奏疏

武五子傳同日立皆賜策仁傑曰此但載策文耳按三王世家并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爲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

丞相靑翟御史大夫湯云云昧死上言臣請立臣閎臣
旦臣胥爲諸侯王云云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
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
相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爲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
癸卯爲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
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
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農
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烏有知朔爲丙子庚午而
不知壬寅壬午爲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已今

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

王良

王褒傳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總一人也伯樂失之矣仁傑按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良郵無恤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卽郵無正而顏謂晏失之何哉顏旣誤以王良伯樂爲兩人而人表又並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爲三人豈未嘗考春秋傳

邪良爲趙簡子御得名未嘗事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

筳

東方朔傳以筳撞鐘文穎曰稾莛也論衡曰篙不能鳴鐘仁傑按篙當作稾周官矢人注云笴讀爲稾又稾人注云箭幹謂之稾集韻笴槁通穎云槁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筳篿王逸曰筳小破竹也王莽傳以竹筳導其脉師古曰筳竹挺也說文筳維絲筦也四說不同大意不離于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筳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梃豈以說苑字從

木而爲是說邪韓文公詩寸筳撞鉅鐘音義云筳草莖也筳從竹而此以從艸釋之誤矣按從艸之莛一曰屋梁莊周書舉莛與楹厲與西施郭象曰莛橫而楹從司馬彪以莛爲梁楹爲柱按莊生本以莛楹大小之殊厲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莛爲梁則失其趣矣朔傳贊曰柱下爲工注引老子爲柱下史事朔集作柳下仁傑按非夷齊而是惠者史辭也戒其子以首陽爲拙柳下爲工者朔本語也恐當從集本爲定

哀鰥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刑誤曰古文鰥矜字葢通用此乃哀矜折獄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耳仁傑按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然哀鰥哲獄刑誤讀爲哀矜固合於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鰥寡以大傳哀孤獨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葢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鰥矜古字雖通而鴻雁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謂矜人爲

可憐之人則矜鰥又自各義

夷齊

王貢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仁傑按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爲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竊謂山谷之論可以一洗羣疑而空之然以諫

武王不用餓死爲疑則猶有說所謂諫武王不用者非伐商之事所諫乃遷鼎耳左傳曰武王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義士伯夷之屬是也餓于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所言亦見于呂氏春秋故太史公采以爲傳山谷所以有空言成實之歎徵孟堅之書豈特二子受誣且將置武王周公于何地耶顏監號爲孟堅忠臣乃引用史記本語實之大非班氏本指烏在其爲忠臣也

滿籝

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如淳曰籯竹器師古曰贏笭也仁傑按方言籯儋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滿贏之義非他直謂其滿儋耳史文傳寫誤加偏傍諸家遂以竹器名之淮南書蘇秦贏蓋項羽贊贏糧並同此義而儋字復多異說蒯通傳守儋石之祿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爲儋貨殖傳漿千儋孟康曰儋甖也師古曰儋人儋之也要之人所負儋皆可謂之儋不必有甖甕之拘

封事二誤

翼奉傳元帝初即位奉上封事曰廼正月暴風張晏謂歲在甲戌明年七月地震奉復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孟康謂太歲在子仁傑按奉先上封事論暴風實初元元年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二年歲在甲戌張晏既以前一事爲初元二年孟康又以後一事爲初元四年疊此二誤顔注不一參考何耶

太陰

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分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仁傑按奉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太

陰建于甲戌按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云如因丙子孟夏順太陰以東行按是年丙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卽太歲其說出淮南書孟康乃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張晏亦曰丙子太陰在甲戌是誤以爲太歲之外別有太陰且并二年所上疏爲四年事也漢紀又誤以四年所上疏并列於二年

子卯

王者忌子卯刊誤曰言夏商亡日是也此戒後世使自警爾仁傑按周天和元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

洪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宜依是日停樂庶貽後昆商鑒斯在此詔得之至魏以甲子出師唐以甲子即位有司以忌日爲言皆不聽達則達矣惜未知先王之意也古者屋亡國之社謂之戒社刻亡國之爵謂之罰爵而又以亡國之日爲忌日者欲後之人見其社舉其爵當其日則必爲之惕然知懼而不敢肆斯所以養人主之心術者歟且夫大雷電陰陽相薄之氣耳雖夜必爲之正冠而坐日月相遇則食亦數之常耳必爲之變服所以養其畏天之心也獻賢能之書再拜可也必

再拜而受歲終受諫毋齊戒焉亦可也必爲之齊戒所以養其尊賢納諫之心也凡此皆近于不切事情而先王之所甚謹者世有言天變不必應以文而苟禮可畧者皆不逹于此乎

東西鄉

王尊傳丞相康衡與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使下坐上亂朝廷爵秩之位仁傑按覲禮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爲後也漢以東鄉爲上西鄉爲下則

尚右故爾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爲尊或謂以左爲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夷狄尚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鄭康成曰凡坐隨于陰陽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葢尊者南鄉則其下以西面者爲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爲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爲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烏知禮意哉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七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八

河南　吳仁傑　撰

醞藉

馬宮傳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厚重也又義縱傳少溫籍師古曰言無所含容也仁傑按醞藉之意大概言有所緣飾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醞一作溫而記禮者亦作溫禮器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皇侃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易曰藉用白茅无

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疏謂薦獻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溫藉之意顯矣

異姓

何武傳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刊誤曰異姓正謂外戚也通鑑作外戚大臣仁傑按朝事篇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同姓謂宗族異姓謂婚姻甥舅庶姓則非宗族又非婚姻甥舅者也子貢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以爲異姓謂以其兄之子妻之也

春秋傳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又曰薛庶姓也禮有別姓而哭鄭注謂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蓋通之則庶姓亦異姓別之則庶姓疎于異姓矣何武公孫祿謂不宜令異姓持權而互相稱舉爲大司馬則以庶姓自處而無嫌耳翼奉乃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反疎是以外戚爲非異姓也顏注之誤本此

反騷

揚雄傳摭離騷而反之顏注自圖纍以下言譏屈原者
五似以子雲爲眞譏三閭仁傑按晁无咎有言離騷得
反而始明摭其文而反之非反其純潔不攺此度也反
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又法言有玉瑩丹青之荅說者亦
謂不予之之辭按逸論語如玉之瑩子雲葢用其意則
如瑩之如當訓爲而爰易也丹青非繢事之謂葢言丹
沙空青周官入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是也子雲以爲
三閭不肎喔咿嚅唲從俗富貴媮安寧殺身以全其潔
如玉而瑩其可變易而爲丹青也哉故玉可碎瑩不可

奪子雲之予原亦孔子予管仲之意歟反騷之作不以辭害意則无咎之言爲盡之顏注非是

鈂一

揚雄傳鐃鋋瘢耆師古曰鐃籥括也張佖云按字書無鐃字合作鈂說文鈂字注云周書冕執鈂今尚書冕執鋭疑孔安國時是鈂字後傳作鋭耳仁傑曰鈂鋭鐃三寫之誤良然非說文存古則此誤不可復正文選亦載此作吮鋋五臣音辭兗切云⿰豸肖也按⿰豸肖與絜同字書吮嗍也豈誤以嗍爲絜邪顏謂鐃爲籥括雖無所據猶並

緣下句金鏃之意至以吮爲矟則愈益無據矣顏注視五臣之說固可以五十步笑之

鈗二

序傳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師古曰盾讀曰允仁傑按詹事屬官有中盾集韻允鈗盾三字同庾準切書載侍臣所執兵曰惠曰戈曰劉曰鉞曰戣曰瞿曰鈗正義曰此經所陳七兵惟戈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據今按字書盾干耳方子釗之入以二干戈逆之旣入之後一不應去干不用今七兵有戈而無干則鈗之爲干

不待言而明字書子盾字下當云通作鈗允或省

冘與

窮冘闕與師古曰闕與容暇之貌也冘音淫與音豫仁傑按馬援言冘豫未決注曰冘行貌豫未定也與豫字通然則此賦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追之未定者闕止之耳冘與二文相對顏監乃以闕與爲容暇之貌于義未安五臣注以冘爲冗音柔腫切云窮冗倦怠貌愈失之矣又冘猶音相近南史淫預堆寰宇記作猶與言取途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此賦

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

頷頤

蔡澤頷頤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仁傑按文選作顩頤韋昭曰顩邱甚切後書周燮傳欽頤章懷太子曰欽音邱凡切或作顩又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儼薛君曰重頤也字亦作顩毛氏詩作碩大且儼或作曮集韻儼曮顩嬐同魚檢切儼曮好貌又嬐衣檢切美也凡頷顩欽嬐儼曮六字其音切固不一而訓釋亦異辭自蔡澤周燮言之則曲頤醜狀也自韓詩集韻言之則重頤美好

也按古語以曲爲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巾作前詘者謂之欽巾然則頷頤音切當從顏氏若訓釋則亦各當其義而已

荅

貨殖傳荅布師古曰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榻音仁傑按古者漢書音讀皆有師承之自未可遽非之也晉羊曼與郗鑒卞壼蔡謨等八人號八伯擬古之八儁皆一時名流也而曼爲䵚伯顏氏家訓云䵚者多饒積厚之貌與荅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荅䵚二字同訖合

切與㯓音亦相近集韻別出黯字引黯伯事按家訓黯字用盛洪之晉書本而集韻黯字用唐御製本要之荅布之荅乃與晉八伯名實相當字書宜於荅字下注云託合切重厚貌一作黯

方丘

禮樂志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祭地以方象地形仁傑按郊祀志祠官寬舒議親祠后土宜于澤中圜丘于是立后土祠于汾陰然則汾陰之祠實用圜丘今云方丘傳寫誤也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于高

山之下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乃知汾陰之議葢有所祖學者但見周官書奏樂于圜丘方丘以禮神示謂圜丘以象天圜方丘以象地方于是改漢史之文以從周官之制不知武帝祠汾陰之日周官書猶未出也顏監依文解釋不以寬舒本議及八神之說考訂其誤通鑑元鼎四年載立后土祠于澤中圜丘此爲不失其實

終王

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

即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穎達以禘爲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思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韋元成等議亦引祭義所云乃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夷考二說昭爲近之按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任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即位而來見耳非爲新王而來顏

說止及一事而韋說乃兩事也仁傑有禘祫璞議三十篇辨說甚詳

北海

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周日用曰聞蘇武牧羊之所秪一池號北海容齋隨筆曰蒲昌非西海疑亦亭居一澤耳仁傑讀禹貢正義江南水無大小皆呼爲江太康地記河北得水名河塞外得水名海因是悟大澤蒲昌名海者如此又吐蕃吐谷渾有烈謨海怒謨海拔布海青海柏海烏海匈奴中有翰海勃鞮海私渠海伊

連海與于闐條支所謂兩西海及北匈奴所謂兩北海
皆藪澤或海曲耳非眞西海北海也

錐刀

故輪臺以東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師
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仁傑按
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戔爲隹耳周官泉府鄭司農
云故書泉作錢疏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
以銖利于刀流于泉如淳曰名錢爲刀以其利于民也
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爲錢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

何用錢刀爲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

黃金

貴黃金采繒漢紀作黃鐵二文不同仁傑按實金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實金爲黃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

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曰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爲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爲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是皆指銅言之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爲實金者幾希

鐵器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史記作鑄錢器仁傑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爲正按罽賓傳有金銀銅錫爲器金銀爲錢則錢器自是兩事奉世言羌衆

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器謂兵器也大宛諸國但有弓
矛所謂他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所謂得黃白金
以爲器者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婼羌
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按越絕
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
以爲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是也若曰
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
哉

亂曰

李夫人傳上作賦云云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仁傑按國語閔馬父論商頌其輯之亂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謂歌詩節舞于理則然若曰曲終變章亂節則事正相反樂記言大武之舞復亂以飭歸正義曰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蓋舞者其初紛綸赴節不依行位比曲終則復整治焉故謂之亂今舞者尚如此詩樂所以節舞者也故其詩辭之終亦謂之亂商頌輯之亂

是已樂曲之終亦謂之亂關雎之亂是已離騷有亂辭實本之詩樂而此賦又本之離騷其他作系辞重曰者于義亦通然非詩樂本指

禡一

外戚敘傳類禡厥宗應劭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仁傑按爾雅釋是類是禡曰師祭既伯既禱曰馬祭蓋以禡爲師祭禱爲馬祭云爾說文禂字注云馬祭也引詩既禂爲證周官甸祝馬禂杜子春曰禂禱也爲馬禱無疾引爾雅既禱馬祭爲證合許杜之說乎

章之禂爲馬禱則禡非馬祭矣毛公誤認爾雅馬祭爲釋上文伯字乃謂伯爲馬祖應氏承誤從而爲之辭自禱而之伯自伯而之禡此盤鐘燭籥轉而相之者邪說文所引與今詩字小異或魯韓齊詩云

禡二

應氏類禡之說既非而鄭康成解周官表祭貉乃以爲蚩尤黃帝仁傑曰康成漢人也知有沛廷之祭而已矣肆師所祭當以周制言之按周紀武王上祭于畢又曰百夫荷罕旗以先驅索隱曰畢星主兵晉天文志以昴

畢爲旄頭罕畢前驅之象然則肆師所祭蓋畢星也鄭解表祭云立表以祭解表蠶盛云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𢇬幟則所謂表祭者植罕旗以爲之位也沛廷之祭實倣此義柳子厚祭纛文云漢宗蚩尤作靈旗是也若便以祭貉爲祭蚩尤則是以漢制爲周制也豈不誤哉

歲星

王莽傳歲在壽星蒼龍癸酉謂建國五年也又律歷志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仁傑按歲星自癸酉一歲逆行一舍至建武元年乙酉是年當在壽星今顧在

鶉尾有一舍之差按歲星之行退舍爲縮縮則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如魯襄三十年歲星當在降婁而退在娵訾之口杜注謂停在元枵二年按降婁魯分明年正月襄公薨其應也今此亦退舍疑新莽當之然史不著其義當考

奴戮一

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者以爲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仁傑按越語句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

身斬妻子礨此殆倣甘戰誓師之法而過于殺者顏氏囚奴之說雖不失爲近厚方用兵行師之際有不用命而罪止囚奴其身何以使人致死葢戮非必殺之或劓刵墨刑以爲辱孥戮謂從妻子之類也此書上文有戮于社之言而繼之以孥戮是不止于辱及其身矣此用兵行師之法不可與國之常刑同日而語然視罰弗及嗣罪人不孥要爲有愧

奴戮二

戮有二義文之無畏抶宋公之僕或曰國君不可戮也

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子罕罪其專戮此戮辱之戮也魏絳戮揚干之僕至于用鉞趙簡子言絞縊以戮此殺戮之戮也孔注甘誓以爲非但汝身辱及汝子此爲深會經意正義乃謂并殺汝子豈不啟後世多殺之禍也哉近世諸儒書解輕于誅殺者皆以穎達之言爲然費誓有無餘刑明言其非殺矣諸儒乃謂加以孥

力也

下 謂 於不以爾爲典 酒

化巳明當然名詰亦敢殄戮謂由于欲除亂民

蘇公旣盡奪其說以爲非殺且曰恐好殺者以周公名
公爲口實也陶隱居憂注本草之誤或至殺人不知解
經一誤其殺人爲甚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八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九

河南　吳仁傑　撰

字誤

光武紀深畧緯文仁傑按文選作緯天恐當從文選爲是又馮衍傳周宣齊威猶有申伯名虎夷吾吉甫注吉甫謂尹吉甫按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應序于夷吾之下又黃瓊傳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引法言金口木舌按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東楚漢春秋人銜

校馬東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又西羌傳元元無妄之災當作元二

戊己一

明紀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刊誤曰檢詳耿恭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仁傑按顏氏注百官表曰有戊校尉己校尉其究不然屯田始置校尉領護田卒但以屯田校尉爲稱後乃爲戊己校尉表初不言有戊校己校兩官徧考前書紀傳亦無有爲戊校尉己校尉者如徐普刁護郭欽皆兼戊己爲官稱獨烏孫

傳云徙已校屯烏壘顏注有戊己兩校兵此𠕋徙己校以理揆之是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爲官稱也顏亦知己校爲兵而云兩尉者殆見後書西域傳序言元帝置戊己二校尉遂爲此說而范亦以後漢有戊校尉因謂元帝所置爲二尉耳其實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而各以校兵爲名其可以此而律彼哉

戊己二

耿恭傳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刊誤曰戊己本是兩校故恭寵各爲一校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仁傑按東都凡兩置戊己校尉永平十七年恭寵皆爲戊己校尉者以此兩人各將戊校己校兵故也永元三年復置戊己校尉將兩校兵如故又置戊校尉則以所將止戊校兵耳戊己校尉自恭寵之後有任尚索頵戊己司馬有曹寬凡紀傳言戊己校尉無慮十數並同一辭唯車師後王傳載戊部候嚴皓戊校尉閻詳後書言戊校尉者獨

此一事其屬又有後部司馬章懷太子注云司馬卽屬戊校尉所統和帝時置戊校尉鎭車師後部是也且戊校尉永元所置刊誤謂但和帝以後事云戊已校尉者皆多已字猶之可也若莽寵爲校尉自在孝明世乃曰莽作戊校此不合有已字豈别有據耶

戊已三

明紀初置戊已校尉注戊已中央也鎭服四方又西域傳注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已前書顏注其說尤煩竟不甚了王彥賓云戊已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

取爲名仁傑按馬融傳校隊按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已爲堅注謂戊已居中爲中堅也詩曰中田有廬蘇黃門謂田中爲廬以便田事二校之設自兵屯言之則以其爲中堅而命名可也然二校之外乃無所謂甲乙諸屯則其命名之意殆如詩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

斷獄

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章懷太子注十斷其二言少刑也仁傑按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

邑無豪傑之俠以戶卒討斷獄少于成哀之閒什八可謂清矣范氏所謂前代即成哀之閒注不指此而泛言之末之盡也

河清一

威紀延熹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案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也豈諸侯有規京都計邪仁傑曰楷言艮有理蓋臣者君之陰諸侯者天子之陰后妃爲人主之陰夷狄爲中國之陰觀延熹以後凡有河清之異非

國有大故下人謀叛則后妃與政夷狄亂華也後漢及隋唐五行志載河清事指爲災異漢隋二史又皆著其事應其說自楷發之

河清二

京房易傳河水清天下平故鮑照張暢皆有河清頌後齊至以此紀元而近世中外表賀益以爲不可逢之嘉瑞也孔毅父論祥瑞不可憑引代宗河清幸陝事以證要之河清本非祥瑞事往時編會要者分別部居乃列之休證門中豈偶未之思歟獨襄楷推原咎證固善但

恨其猶惑易傳之說以春秋書麟爲比云

河清三

漢以來河清而史不著事應者皆可推言之也建寧四年河水清鮮卑寇荊州宋元嘉二十四年河濟俱清後三年魏人至瓜步唐武德九年河清建成兄弟自相魚肉正觀十四年以後比三年河清劉蘭齊王張亮相繼以畔誅二十三年河清有國邮永徽調露間河清者四則應在武氏開元中河清則應在祿山乾元二年河清不三年有國邮寶應元年河清明年代宗幸陝建中四

年河清涇原兵變十四年河清李錡以不軌聞其為不祥甚矣

五日一

禮儀志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仁傑按五當作午郎顗曰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論衡亦曰以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謂丙日或午日也顗充皆當時人其言宜可據則以索印飾門戶必仲夏午日也世俗訛傳遂用五日白傅樂府百鍊鏡篇謂其鑄以五月五日午時此葢依倣鑄陽燧之法然以為五日則誤

矣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進角黍注云端始也蓋以五月始遇午日爲端午如三月始遇巳日爲上巳耳近世角黍不用午日而但用五月五日然猶謂之端午如魏晉以來祓禊不用巳日而但用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也二事正相類或謂本草采藥多用五月五日恐自有所本斯又不然晁伯字談助載秘要辟兵法用正月上寅日取木觸類推之本草亦誤也

五日二

資暇錄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

濟翁家有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容齋隨筆謂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八月端午獻之宋璟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仁傑按周官壺涿氏午貫象齒鄭氏注午故書爲五王彥賓謂午五通用按五月當作端午八月當作端五今元和詔書與張宋二公序表所用字正爾相反以午五通用言之則可若論本指未免失之

臘

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仁傑按前書陳勝傳臘月勝之汝陰索隱曰臘節在十二月故謂之臘月許氏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蓋以漢火行言之本朝亦以火王故戌臘與漢同然用三戌爲定若冬至在朔翌日而遇戌則三戌在十一月矣若冬至在晦是日而遇亥子則三戌在正月矣非所謂星回歲終陰陽之交也且以十一月正月而謂爲臘月可乎謂宜毋以三戌爲拘或二戌或三戌或四戌要使臘常不出季冬之月如是而已

儺呼

大儺選百二十人爲侲子讙呼仁傑按淮南書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者應之蓋衆聲和呼之義故漢制大儺讙呼而後世謂之邪呼南史曹景宗臘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是也近時小說乃作打夜狐不知邪呼自有本字許嵩謂俗呼野雩及野胡亦誤也

牟

牟入歐陽公詩本義云牟者百穀中一穀孟子言麰又言麥明非一物若謂來牟爲麥則非爾麰既不爲麥而

于爾雅亦無他訓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仁傑按詩美后稷即有邰家室張敞傳后稷封于斄師古曰斄與邰同然則來牟之來即斄之省文耳牟訓麥之外又爲器名故志以牟與豆籩偕言之內則亦云敦牟卮匜注云敦牟黍稷器也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葢言帝賜黍稷之器使后稷祈穀以均養四方之民與生民詩所謂于豆于登義同臣工詩言於皇來牟終之以迄用豐年所以歌詠祈穀之應也然則所謂來牟者指言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詩文從省而毛鄭乃

有赤烏牟麥俱來之誕宜爲歐陽公所不取

升

服小紅十一升仁傑按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康成曰八十縷爲一升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爲别其經以八十縷爲一升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呂氏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無升數特語轉爲知陵切耳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而知陵切亦訓爲成今織具曰簆者每簆用六成七成

多至十五成以止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
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麤者齒纔用
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士夕禮言衰三升亦與此合

中候

竇憲傳發北軍五校注云漢有南北軍中候刊誤曰漢
有北軍中候衍南字仁傑曰凡軍皆有候北軍總於中
尉故其候曰中候張蒼任人爲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
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改始元中有執金吾
候陳茂是也南軍總於衛尉其候官自名衛候安得有

中候邪刊誤言是也又孔融傳拜中軍候刊誤曰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字有脫誤仁傑按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葢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貫脛

馬援傳中矢貫脛東觀漢記作矢貫髀脹仁傑按莊周

書腓無胈脛無毛急就章股腳膝臏脛爲柱蹲踝跟踵
相近聚顏師古注脛胻骨也蹲腓腸也然則脛與腓腸
相近而不同援之中矢實貫腓腸書貫脛則乖其實矣
又腓腸亦謂之䏿山海經無䏿之國䏿或作綮郭注曰
綮腓腸也莊周書技經肎綮之未嘗集韻以綮爲筋肉
結處不言與䏿通蓋偶忘山海經注

歲龍一

張純傳攝提之歲倉龍甲寅仁傑按龍名有三左傳龍
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倉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

歲星木精木爲倉龍故歲星亦以龍名又淮南書以青
龍爲天神之貴青龍卽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
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
虡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
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按是年太歲在
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倉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
太歲而言驗矣

歲龍二

倉龍甲寅德在東宮仁傑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

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注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言戊土中官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于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卽張晏所謂歲後一辰爲太陰者也抱朴書有諾臯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塗山

滕撫傳徐鳳築城于當塗山中注曰今宣州當塗縣山

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嵞山國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仁傑按書正義娶于塗山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嵞山非宣之當塗縣隸太平州按圖經無所謂塗山者則四塗山之說亦自不審范蔚宗自于郡國志當塗注云徐鳳反于此章懷太子不悟何也蘇文忠公濠州七絕有塗山詩云樵蘇巳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自注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

當塗

荀淑傳再遷當塗長注曰縣在今宣州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縣流入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滕撫傳注亦同斯誤獨下邳惠王傳注謂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則亦知其處矣顧于兩傳云然所未諭也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九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十

河南　吳仁傑　撰

符一

杜詩傳但以璽書發兵詩上疏曰如有詐僞無由知覺可立虎符以絕姦端仁傑按銅虎竹使符始于文帝本于周官所謂鎮圭以名守牙璋以起軍旅者至唐易其制爲銅魚大事則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今

併廢其符無乃太簡易邪建隆初白重贊在鎭有僞造制書欲誅之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患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惜無有以是爲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文單下恐細人模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符二

康定元年有司奏兵符之制漢爲虎形今皇城司有木魚契乞用木契形鑄造仁傑按符契用魚唐制也唐律

捕得鯉者放之賣者杖六十韋述記上陽宮得古銅器爲雙魚狀時以爲李氏再興之符蓋以鯉李一音爲國氏也武德銅魚符實用隋京官佩魚之制豈亦以是爲李氏之祥歟舊唐史載上元中令五品以上佩等袋紛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像鯉之意是也武后改國號周乃改所佩魚並作龜此與忌卯金而令勿佩剛卯事正相類至中宗復位之歲內外官乃復佩魚然則唐制魚符爲李氏設耳後世何取焉

諷

仲長統傳諷于舞雩之下注引論語風乎舞雩包氏云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仁傑按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

從士

東海恭王傳詔曰東海王臻送終竭哀降儀從士注引左傳晏嬰麤衰斬苴事仁傑按晏子荅家老之言曰唯卿爲大夫杜預曰此士喪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

服各有不同晏子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譏之故遜辭畧合正義云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考之春秋凡書大夫皆卿也非卿則書人晏子所謂唯卿爲大夫者言已非命卿不得爲大夫則行士禮宜矣其荅家老蓋據禮而言非遜辭也當是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士僭大夫安于習見而不自知其非晏子于此獨能以禮自持觀其與景公論陳氏而言唯禮可以已之可謂知禮矣記禮者言澣衣濯冠之隘與豚肩不揜豆之難爲下皆漢儒傳聞之訛

晏子不爾也

黃老君

陳愍王祭黃老君求長生福刊誤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仁傑按洛陽上清宮有漢所作石桱窪枓以祠五君者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葢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爲大老君然眞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眞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按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爲黃帝老子不應謂

之天神南史袁君正傳北斗君亦非天之北斗眞誥云
别有北斗君以司生煞

楊氏

楊震傳八世祖喜封赤泉侯刊誤曰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從才而楊脩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仁傑按子雲自序其先食采于晉之楊號曰楊侯顏注引漢名臣奏曰晉大夫食采于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滅按晉有兩楊氏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此楊侯之國出

自有周支庶爲晉所滅者也晉語楊食我生此則所謂晉大夫食采於楊至食我而滅者也食我滅而楊侯之後獨存故子雲以爲裔出若曰韓趙魏興而偪楊侯此則不然楊之亡久矣歷春秋二百餘年豈復有故侯也哉晉滅食我以其邑爲縣傳云以僚安爲楊氏大夫是也杜征南注霍楊及楊氏皆云在平陽以晉志考之平陽郡楊縣故楊侯國然則食我之邑卽楊侯之國也楊揚字畫昜相亂爾今于千姓編有從木之楊而無從才之揚集韻亦云楊木也又姓至揚則云飛舉也又州名

陸法言字書從木之楊注云本自周宣王子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于晉因爲氏與子雲自序同然則子雲伯起皆氏木名之楊明矣楊次公序世譜甚詳然謂食我爲楊侯六世孫又謂赤泉爲食我五世孫則非也譜學乖刺多如此類

公輸班

張衡傳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仁傑曰讖書固無足取然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出

春秋時矣史記墨翟善守禦注引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說者因謂有兩公輸班賓戲班輸權巧于斧斤師古曰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此說非是所謂班輸者言般若耳非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墨子之書恐非事實又七啟班輸無所措其斧斤李善云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此大勝顏氏注然般却自有兩人山海經般作弓矢故此稱魯般以別之云

偃伯

馬融傳偃伯于靈臺注曰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偃伯靈臺伯謂師節也仁傑按詩既伯既禱說文禡字注以既伯爲既禡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伯百爾所思之百云書或爲禡兵祭也然則伯與貉與禡皆同百音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爲位兵不出則偃之伯者表也章懷太子謂伯爲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罕旗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第三行末伯字衍文

咸常

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

首咸常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故例省云按荀卿書曰易之咸見夫婦故序卦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蓋昭然義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於序卦正文止從其舊

鳥獸之文

爽對策曰聖人作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

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又曰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呼
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道牝乃相從今易本作與地之
宜王昭素謂印本地上脫天字仁傑曰非也上文云觀
象于天觀法于地則旣言天地矣又曰與天地之宜何
哉爽傳天字於文爲衍昭素誤因之又鳥獸之文爽說
亦非是太元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鳥獸云者指
龍虎鳥龜言之卽所謂觀象于天者下句與地之宜卽
所謂觀法于地者爽以雄雌牝牡爲解淺矣哉

要子

趙岐傳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于時刊誤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仁傑按古文要作臾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作黽子章句而訛作臾耳水經清漳水出大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

菴

皇甫規傳親入菴廬巡視將士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皇甫規親入菴廬用此菴字爲有據依又翟伯壽籀史載獲古盦云盦音菴

仁傑按書大傳高宗梁闇三年鄭康成注闇讀如鵪鵪謂廬也然則闇之名自有本字菴與盦非正也今人近塋結屋正用此名亦古倚廬之意博古圖有邛仲盦自是器名王充書有菴邱蔽野則與揞同揞掩也烏紺切庵字篆文無之漢人乃作奄字用見隸釋所載衞尉衡方碑

畫諾

黨錮傳南陽宗資主畫諾讀者多以爲唯諾之辭仁傑曰非然也此王公守相批牋啟符牒之文如入主之制

可也宋書載皇太子牋儀符儀關事儀皆曰宜如是事諾奉行潘遠紀聞云前代王府寮吏牋啟可行則批諾晉元帝踐祚頗執謙遜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若字有鳳尾婆娑故謂之鳳尾諾南史陳伯之不識書爲江州刺史得文牒詞訟唯作大諾而已至唐始用花押國史補云宰相處分有司花押是也

于越

朱雋傳贊亦弭于越注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刊誤曰案傳注不同當從一作干仁傑按荀卿書干越夷貉之

子呂氏春秋荆有佽飛得寶劍于干越高誘曰吳邑也按干越卽越耳何名爲吳邑哉春秋書吳伐越於越入吳公羊傳曰於越者何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何能以其名通也杜注於發聲也孔疏越是南夷言有此發聲史官從其俗乃知干越之稱本于春秋所謂於越者左傳正義云句吳句或爲工句工聲相近然則於轉聲而爲于于又轉寫而爲干耳字當從注作于

牙門一

袁紹傳拔其牙門注曰卽司常職旌門是也仁傑按鄭

氏司常注云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太常孫權作大牙在中軍胡綜賦之曰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亦引用司常事然司常旌門本不言牙南部新書謂祈父爪牙掌武備故旌謂之牙旗王彥賓謂牙璋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牙旗皆不然也按明堂位言商之崇牙者二注謂湯以武受命故常以牙爲飾簨簴則刻版重疊爲牙旌旗則刻繒爲牙然則牙旗之設商家遺制也後世牙門此其濫觴或謂商之崇牙乃送葬乘車所建按周制王祀建太常銘旌亦建太常唯其所用耳

豈害其爲軍旅之用哉

牙門二

孔經父云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王彥賓云說文衙音語無宅音篇韻始收牙音仁傑按秦漢以前衙字見于春秋曰彭衙見于楚辭曰道飛廉之衙衙漢有長平令衙卿集韻衙偶舉切說文行貌一曰縣名在馮翊亦姓則衙衙及彭衙衙氏皆當讀作語故漢碑多用衙爲禦鄭康成注儀禮綏澤亦云取其香且衙澤羣經音辨曰衙迎也音迓鄭康成說

禮逆衙還之以衙爲迓始見於此詩百兩御之鄭亦音迓蓋禦御與迓聲相近也然猶未爲平聲至如淳於前書衙縣遂音牙淳魏人也豈衙音自魏變迓而爲牙耶凡彭衙及衙氏按集韻鄧名世姓氏書存兩音切謂地名及姓氏當從一作語不當又爲牙音以漢無是音也衙在漢無牙音而吾乃有牙音允吾騶吾之外疑執金吾之吾亦當音牙近世乃如本字讀爾蓋字音與官稱古今各異如車字古皆音尺奢切從漢以來乃有居音尚書主文書之官與尚食尚衣同古音時亮切而後世

則音常殆類此也

牙門三

集韻衙字注云古者軍行有牙後人因以所治爲衙資暇錄云武職押衙非押衙府蓋押牙旗者前輩遂疑衙集之衙皆當作牙通鑑頗用其說如載正牙奏事南牙文臣之類是也仁傑按牙與衙混殽久矣牙旗之牙獨可施于軍行而衙集之衙上自天子下至州縣之官得通言之蓋今之衙即漢制金吾木吾是也古今注曰車輻棒也金吾亦棒以銅爲之黃金塗兩頭御史大夫司

隸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屬皆以木爲吾然則金吾木吾乃中尉及官府伍伯所執以參于前者故字書以衙爲參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衙百官箴謂金吾爲吾臣邪濟自謂我金吾天子押衙統禁旅者稱三衙凡此皆起于所謂金吾者今三衙所執杖子銀飾端末猶漢金吾之制至中外官所治曰衙府官吏庭見曰衙參早晩聲鼓曰衙牌門闌走卒曰衙官凡此又皆起于所謂木吾者若牙門牙帳牙將牙校牙隊牙兵牙內則本于牙旗之制非用牙字不可也南史侯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

列門外以次引進謂之衙門按此正衙叅之衙即今所謂排衙者唐人以羣蜂早晚翔集謂之蜂衙天街兩畔植槐成列謂之槐衙亦取此義不當以牙門爲說吳虎臣言牙門事始于侯景獨不記袁紹傳邪

胎息

方術傳王眞能行胎息注引抱朴子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中仁傑按老子書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河上公注天爲元于人爲鼻地爲牝于人爲口鼻口之門天地元氣所從往

來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又按許氏氣書人之受胎于母其生也始于鼻以及于頭面隨母呼吸陰陽之氣故鼻訓始而抱朴書謂鼻口之間爲人中由此故也開元中劉知幾欲黜河上公注議者謂其注以養神爲宗無爲爲體足以修身寧人乃得不廢要亦未易盡廢也

郎君

邛都夷傳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端爲太守夷人歡迎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仁傑曰古者諸侯不稱天而稱君大夫不稱君而稱主春秋之世稱大夫爲主君則

已僭矣由漢以來相則謂之相君尚書中書令則謂之令君御史大夫則謂之大夫君使者曰使君太守曰府君左右丞相曰左君右君郎官曰郎中君漢制吏二千石以上得任同産若子爲郎故謂人之子弟爲郎君其稱謂始于此後世家奴因謂主爲郎其女若壻亦謂爲郎石崇奴券曰市豪肇備郎寫書司馬越女銘曰東海女郎謝安石言王郎逸少子是也又年少亦謂爲郎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凡此其原皆出漢任子之稱

使匈奴

南匈奴傳光武初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仁傑按前書颯與陳遵往使在更始二年冬是歲光武方爲蕭王傳文誤也紀書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傳言單于驕踞對使者悖慢章懷太子引遵颯相兒距事按此年使者自是韓統不當引遵颯事爲證注文亦誤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十

附錄

吳中舊事

吳仁傑字斗南其先洛陽人居吳中父信舉進士至國子學錄弟輔仁字子楞

崑山縣志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父信脩武郎仁傑博洽經史有俊才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蠹隱以詩文鳴一時所著古易十二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禘祫綿蕞書十卷周

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及言郊祀贅說鹽石論丙丁各二卷集古易尚書洪範圖陶淵明杜子美年譜各一卷皆行于世

太守陳公以寬洪樂易之政治洮陽時進屬吏談古今論政理亹亹亡倦不以蚤莫食息爲辭一日出編書是爲兩漢刊誤補遺謂瀛曰　今四明通守國錄吳君所作也君博學洽聞於書無所不讀平時著述譜記議說幾二十編總三百餘卷累十數萬言予欲悉以惠後學顧力未能惟讀史者以班范爲宗宜無先於此者予既刊而置諸郡齋予當爲我書其後瀛竊謂自有科舉之累士始不克專志于學涉獵故書剽竊舊聞以志于速售者皆夫人也疑事闕文往往置而不講況于偏方遠

郡士常病于無書之可考承舛聽訛習焉不察亥豕之疑魚魯之誤何可勝數先生竑才邃學遠方學者不及望其藩牆今一旦開卷釋然如處闇見曉其爲幸可勝厚哉雖然事有非偶然者洮陽山川之美甲于湖湘意其鍾靈孕秀必有魁奇卓偉之彥出乎其間而近世未有聞者先生實以紹興丁巳生于是邦　太守與先生有雅好首出是書以淑此邦之學者瀛復忝出先生之門亦得附姓名于不泯豈亦有所待耶二公事業文章永女將盡發所緼以幸天下蓋不止是書而已太

守諱虔英字季　三山　巳未仲冬望日門生廸
功郎全州州學教授林瀛謹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吳仁傑撰前有曾絳序後有林瀛疏章邱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之鈔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後李善作辨惑顏游著決疑見於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攽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於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攽爲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是編本以補劉氏

之遺而文多於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巳仁傑字斗南別號蠹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說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爾秀水朱彝尊

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勢於本無可疑者而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余又私作續考證於其誤者駁而正之既又思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欲斥言前輩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繆此其用意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駮之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鑿鑿皆有據依又可通于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

劉之爭友也惜重校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仍監本之舊而于此書未嘗稱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譌字余稍爲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爲傳鈔余不敢靳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兹不復及云

乾隆三十九年仲冬月望日東里盧文弨抱經氏識

右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崑山吳仁傑撰以補劉氏
漢書刊誤之遺也按宋時刊班范二史之誤者吳氏
之前凡有四家余靖張泌及無名氏三書不可得見
已劉氏原本久無專刻
國朝乾隆四年
武英殿校刊經史始據慶元舊本漢書註中增入一家
之言幸垂不朽吳氏此書發明辨正精確不磨其於
劉說銖量黍較亦無少假借雖名補遺實多匡謬尤
不可令其無傳也友人郁君佩先嘗以葉石君舊鈔

相貽今年學士盧抱經先生復自金陵以校本寄示且有不靳傳鈔之約博因取葉本參合是正壽之棗梨俾讀者無筆札之勞庶幾其傳益廣矣是書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作十七卷今本十卷與宋史藝文志合初疑解題之誤及考延令宋板書目亦云十七卷似當日原有二刻也至劉書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劉攽著引攽自序稱英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令國子監刊正之攽爲直講校正其誤治平三年奏御晁陳二氏又別載三劉漢書標註一書則攽與兄

敞及敞子奉世所作也陳氏獨云標註與刊誤實爲一書別本題作公非先生刊誤耳今考吳書曾綘序亦指三劉爲言陳說似爲有據然按晁氏於劉攽書題曰東漢刊誤三劉書晁陳俱題曰漢書標註蓋攽奉命校刊實止范書其自序甚明三劉所著不曰兩漢者祇及班史耳觀慶元本前書則三劉並錄後書僅存攽語亦其證也若吳氏此書似合標註刊誤而通補之其祇稱刊誤者亦以二書名異而體裁實同耳惟是直齋既作解題於二書必皆寓目顧何以漫

爲此言耶又按竹垞先生跋以命劉敓刊誤爲仁宗事而敓序實在英宗治平閒考仁宗在位雖有校刊後漢書之命然事在景祐初元維時敓尚未登第距爲學官時幾三十年此朱跋偶然筆誤不足異也惟朱稱仁傑所著有離騷草木蟲魚疏傳近從宋本錄出吳氏當日祇疏草木而不及蟲魚竹垞先生所見葢勝國時屠本畯增删本爾並識於此以俟同志者質定焉

乾隆丙申十月下浣二日歙長塘鮑廷博以文氏跋